



# 杨浦这个“路边摊” 带你穿越至 上个世纪街头市集

曾经充满烟火气的“路边摊”是许多市民的心头好。为了规范市民集市、创意夜市、分时步行街、外摆位等新型设摊行为，2月2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拟定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即日起至3月22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每逢周三、周六、周日上午，隆昌路、控江路会出现一些形形色色的摊位，它们是杨浦花鸟市场内超热闹的跳蚤市场的延伸，自发而来，好些是“买家变卖家”。

这个远近闻名的跳蚤市场里，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老物件集中呈现，早至“光绪元年的银元宝”，近至00年代的磁带CD，玉器、摆件、手表、服装、书信等应有尽有，几乎每个摊位前都蹲着津津有味挑选的客人。

穿行在这样的“旧空间”，恍惚穿越到了上个世纪的街头市集，不时可以遇到自己或朋友家中有过的老宝贝，在不断唤醒昔年记忆的同时，感受一把“老上海的曾经”。

## 爷叔卖自己栽种的盆栽

在跳蚤市场的外围，隆昌路甚至转角的控江路上，每逢周三、六、日，也会有许多自动自发摆摊的人，其中不乏来卖自己收藏品或手工作品的。

一位爷叔在路边的一个箱子上摆了两盆自己种的“珍柏”，从大树上剪枝栽种又养活，养了差不多一年才拿出来卖。

这里就不讲行话而讲实价了：“20元一盆，因为是我自己种的才便宜，外面的花鸟市场，这样一盆少说四五十元。”

“会开花吗？”路人问道。

“这个要讲实话的，不会开花，但养着会长高长大。十年能长这么高。”爷叔用手比划了一下。“十年就长这么大？”围观者问道。另一人插话：“这个好看的，要懂的人知道。”面对懂他的人，爷叔连连点头。

爷叔说，珍柏的养护很简单，冷热不忌，不怕养死，想放户内放户外，想放户外放户外，不用搬来搬去。只有等下面的泥土干到发白时，浇一些水就成。

张老先生以前是部队转军工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，最近在控江路上摆了摊，专门卖他自己收藏的老票子。“我不喜欢跳舞，又不喜欢搓麻将，就喜欢这个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收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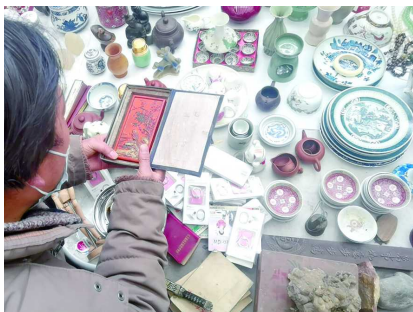
老票子种类很多，粮票、公交车票、三轮车票、一九五三年版的一分纸币……以前是旧票市场的买家，如今转换身份成了卖家。说起怎么想到摆摊，张老先生说，家里太多了，除了这些还有很多，所以拿出来卖掉一点，“我现在也快八十了，家里小孩又没有感兴趣的，我把多余的拿出来卖给喜欢的人，也挺好的。”

说起这些票券的详细，张老先生如数家珍。

## 粮票公交车票等都有故事

在一本装帧精细的粮票本上，安徽省、青海省、黑龙江省、湖南省、芜湖市等各地粮票汇集，有半市斤、壹市斤、贰市斤、叁市斤等。

“现在我不收60年代的粮票了，五十年代的粮票比较珍贵。”张老先生说，物以稀为贵，60年代困难时期，当时很多人用钱高价



买粮票换购粮食，导致60年代的粮票存世很多，早年甚至家家户户都能拿出几张。“60年代花两三块钱翻十倍价钱买的粮票，到后来收藏流通价就四五角一张，现在估计又高些。”

在众多公交车票中，70年代的就算“新鲜”的了，最早的还要数一张“四百元”面值的。

公交车票怎么会有“四百元”的，难道是什么年票之类的？张老先生揭秘，原来这是一张解放初期的电车票，那时候货币贬值，一万元相当于一元，一百元相当于一分，所以这张“四百元”的车票，其实就是4分钱。

特别的还有三轮车票，那时候街头的三轮车也要凭票坐，坐了车夫会给报销凭证，也就是三轮车票。记者在票本上看到，一九五几年的“车资报销证”还是繁体字，上面需要手写填充多项内容，包括坐车人的姓名、乘三轮车“由哪条路起至哪条路止”、车资多少、三轮车驾驶人姓名、时间，填写完了才是一张正式的车资报销单。

也有简易版“上海市三轮车报销单”，小小一条与旧时的公交车票尺寸相仿，只要填写车号与车工姓名即可。车票两边还印刷着“提高服务、注意安全”“随带物件、请勿遗忘”的提示。

“我家还有摆渡船票呢！”在张老先生看来，这一张张票据就是对过往经历的小小见证，每当看到它们，记忆里鲜活的岁月就会翻涌上来。闲来摆摊，也是想晾晒这些宝贝，与更多人分享宝贝背后的陈年故事。

## 老夫妇遇见熟悉的自鸣钟

路边摊热闹，市场里更为热闹。

周三一早，“90后”小丁陪“40后”的爷叔从宝山来到了杨浦跳蚤市场，刚到隆昌路，延伸出来的各种路边摊就摆开了。

挤过熙熙攘攘的人行道，一进跳蚤市场，属于上个世纪的古朴感扑面而来。

各种不知道传了多少手的老物件满满当当铺了一整个大市场，仅在中间留出四五条长长的供人来回走动的通道，问价声、还价声、介绍声此起彼伏，人声鼎沸。

小丁拿起一本旧诗集，读着上面的诗，爷叔丁老先生则在翻看旁边多种版本的“红宝书”——毛主席语录。

看到孙女手上的诗集，老爷子笑呵呵地说，自己以前也写过诗，但搬一两成家后就留有存下来了。

“哎哟，这不是我们家那钟吗！”顾老夫妇今天来逛跳蚤市场，看到了自家曾用过几

十年的老自鸣钟。顾先生说，旧时二层自建房，这钟就摆在楼下的暗间里，每到整点，整个小楼都能听见阵阵钟声。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房拆迁后，这钟就不知道去了哪里。“可能我们的钟也流到哪个市场里，被别人买回去了。”

## 每个行当都有自己行话

一个老物件摊位前，摊主与客人正在聊一只老式的黑色公文包，一位阿姨路过赞了一句：“这个包挺括的！”

客人爷叔立刻调侃：“3块钱拿走，要不要？”

阿姨吃惊：“只要3块钱啊？”

摊主也笑道：“对啊，当年买买说不定都不止三块钱呢！”客人爷叔也开玩笑：“3块钱买回去，说不定里面有三百万的存折！”

摊主告诉记者，这些老物件有的是从二手市场收来的，有的是收废品收来的，定价也是根据珍稀程度来的。旧包、旧衣服、旧鞋子是过去人们的生活用品，有的因为年代印记浓重，所以具有收藏价值。“像这样的公文包，过去有身份的男士谁腋下不夹一只？”

不过，买卖双方路人阿姨调侃的“三元”并非真正的三元人民币，而是跳蚤市场里的行话，“一元”等于一百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公文包开价300元。

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农日记，面对询价者摊主也报价“一元”，谁要是露出惊讶的表情觉得太便宜了，那摊主立刻心领神会，“外行人，不是玩家”。

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话？两名卖磁带CD的摊主笑着说，“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的门道”，这是旧市场的老习惯，就是摊主们用来分辨客人“水平”的，和以前交易时双方在遮挡物下通过握手来讨价还价差不多的道理。

这里的跳蚤市场只有周三、周六、周日上午有，其余的时间市场里的东西都去了哪儿？

这名摊主告诉记者，像他这样全职摆摊的，属于摆“流动摊”：灵石路礼拜五、松江醉白池礼拜一、城隍庙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。“可能有的客人觉得这些市场离得老远，都是不同的摊位，其实都有我。”